



运河桥案件

尹万发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运河桥案件

尹方发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一九七九年八月四日清晨，维修工人在二号运河桥脚手架柱脚夹缝里发现一具女尸，这是一起复杂的凶杀案。凶手是一个隐藏很深，凶残狡猾的杀人老手，早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就利用当时的混乱，打死了市委副书记，后来又引诱其女作了情妇。真可谓罪大恶极。但他作案经验丰富，行踪不留痕迹。我公安刑侦科长宋志义和他的助手们，以压倒敌人的智慧和英勇，依靠广大群众终于破获了这一案件，逮捕了罪恶累累的杀人犯。

故事曲折惊险，引人入胜。歌颂了我公安人员的机智勇敢和他们为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奋不顾身的高尚品质。

运 河 桥 案 件

尹万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邯郸地区印刷厂 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5.5印张 6插页 95,000字

印数：1-95,200

1985年12月第1次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5·233 定价：0.85元

《运河桥案件》

尹万发

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清晨，维修二号运河桥的工人们，从桥下水中——几根密结的脚手架柱脚的夹缝里，打捞出一具无名女尸。死者约三十六、七岁，身穿印有兴华机械厂字样的工作服，两只手紧紧地攥着些砂子，赤着脚，显然，鞋子已失落水中。腕上的手表指针，停在九点五十七分上。

“兴华机械厂的人，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个青年工人大声嚷了句，急急忙忙地拔步跑去，他的班长在后面喊：“先报告公安局！”

这条运河，由西向东笔直流去，把这座省城隔成了两大块。二号桥的北面，人民医院的十三层大楼，矗立在一片古老的居民平房中间，显得格外雄伟壮观；桥的南面，与八一学校宽大的操场相邻。远处，兴华机械厂高耸云天的烟筒，喷吐着缕缕青烟。桥的两端横竖堆积着些建筑材料，行人还可以从桥上通过，但一切车辆只好绕行了。

当兴华机械厂保卫科长吕林跳出吉普车，来到女尸现场时，市公安局刑侦科长宋志义和青年法医于斌，业已勘查完毕。吕林一见女尸，心头倏然一抖，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但立刻神态笃定，望着宋志义说：“她叫李学娣，是我们厂金工二车间工人。”宋志义点了点头，随即打开了笔记本。

“自杀呢，还是他杀？”等宋志义记完，吕林凑上前去，小声问道。

“是生前落水，还是死后落水，现在不好下结论，需要解剖鉴定。”所答虽非所问，但吕林已经明白，对李学娣之死性质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鉴定结果了。

有道是，生产科长怕停电，保卫科长怕出人命案。此刻，吕林暗自思忖：眼下厂里的案件、保卫和落实政策工作挤成了疙瘩，忙得不可开交。如属自杀，事情还简单；如系他杀，那就麻烦了……

“是生前落水呢，还是死后落水？”吕林掂量着这句话的分量，将视线从李学娣的遗体移向波光粼粼的运河水面，蹙起眉头，陷入沉思。

—

兴华机械厂挂着“保卫科”牌子的屋里，人们面色严峻，时而俯首冥思，时而面面相觑，默默地等候着公安局的鉴定结果。此刻，吕林巴不得马上揭开李学娣沉尸水中的谜底，坐不安，立不稳，从屋里走到门外，从门外趑进屋里。主管保卫工作的厂党委副书记徐栋阴沉着脸，将肥大的身躯仰靠在沙发上，左腿压着右腿，慢条斯理地抽着“大前门”，一副成竹在胸的神态。当吕林第三次接过徐栋的香烟，第四次抬腕看表时，警装整齐的宋志义，已大步跨进了屋里。

“落水性质搞清了吗？”吕林劈头便问。

老宋点了点头，便与吕林隔着桌子，相对坐了下来，“死者肝、肾，脾内有大量硅藻，系生前落水。”

吕林听了微微颌首，本来紧锁着的眉头，旋即舒展了许多。他深深地吁出了口长气。徐栋摞下了左腿，从嘴里拔出烟卷儿，一阵喷云吐雾过后，望着宋志义，以不容置辩的口气说，“这不是什么疑难的案子——自杀！”

“自杀？！”老宋盯着徐栋，眼里闪烁着疑问的光芒，“她为什么自杀？”

“为一桩案子，想不开。”徐栋语调深沉，一字一板地说，“不过也够可怜的，年纪轻轻，还留下一个三、四岁的孩子。”

“什么案子？”

“九月一日，李学娣在金工二车间女更衣室撬开五个更衣箱，从人们衣兜里掏走现金一百五十元、布票十四尺。”

“她承认了吗？”

“很顽固，死不认帐。”

“那怎么认定是她作的案呢？”

“这是和尚头顶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更衣室被盗时，门窗没动，锁子锁得好好的，两把钥匙都攥在李学娣手里，除非她，别人谁能变个蚊子、苍蝇飞进去？”

“有人证吗？比如说有谁看见她作案？”

徐栋摇了摇头。

“物证呢？”

“用不着什么物证。事情本身就是很好的证明。这是一件拙笨的监守自盗案。”徐栋从沙发上站起来，抽出了六支烟卷儿，摆在老宋面前的桌子上比划着，“你看，李学娣的更衣箱在中间，在她箱子的左边撬开三个，右边撬开两个，偏偏把她的剩下没撬。”

“报过案了吗？”

“半把面动不着你们这大擀杖。”徐栋摇着头，眼神和语气里充满着自信。把抽出的香烟又慢慢装进盒里，“给她谈了两次，恐怕她自己也觉得这套掩耳盗铃的把戏耍得不妙，不承认又抵赖不过；供认吧，又怕丢面子，于是就走上了这条绝路。”说完，向后退了两步，复又仰靠在沙发上。

宋志义合上本子，摘下大壳帽放在桌上，帽前那颗鲜红的国徽，在窗外射进的一束阳光照射下，熠熠闪亮。他站了起来，靠近窗口，倒背着手，凝视着窗外几株芳香四散的茉莉，纹丝不动。

人们揣摸着，老宋在考虑为李学娣之死下结论了，于是，把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身上：这位四十二、三岁的侦查科长，中等个儿，体态敦实，雪白的制服把人映衬得格外英俊、威武，浑身上下好象透发着无穷的智慧 and 力量。看得出，是一位很老练而又憨厚的公安战士。人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默默地等着他来个一锤定音。

徐栋和宋志义是老相识了。在“五·七”干校时，两人在一个班里，晚上睡觉铺挨着铺。徐栋深知老宋有个不到火候不掀锅的脾气，便慢慢地抽起烟来。此刻，他透过缭绕的雾霭，瞄着老宋的背影，勾起了别番心绪，一股钦佩之情从心底油然而起。他想，公安工作本来就是不分昼夜，饮辛茹苦，绞尽脑汁的差事。更何况，眼下十年动乱的影响，治安秩序混乱，有多少案子要等着他去研究、分析、调查、处理啊！尤其是遇上疑

难大案，久侦不破，任你费尽千辛万苦，可一些人仍然会说你白吃干饭，骂你是不中用的草包笨蛋。不过，李学娣之死很简单——自杀。用不着你劳神破案，——我们也省得跟着去折腾……

“听听你的意见吧。”当宋志义转过身来时，徐栋连忙发问。

“好，”老宋回到桌前坐了下来，“李学娣的手表是落水时触硬物碰坏的，由此推断，她是昨晚九点五十七分落水。落水点就在二号运河桥的西侧。”

“你先说说自杀是否可以认定？”徐栋一挥手打断了老宋的话，他觉得只要认定自杀，别的事都是无稽之谈。

“现在还不能下结论。”宋志义声音不高，但郑重其事，脸上流露出不容置辩的神色。他站了起来，“更衣室被盗与李学娣之死，是因果关系呢，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情的巧合呢？这需要搞一番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是否自杀，或者说，是否畏罪自杀的结论。”说着走到吕林跟前，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现在我们就去看看更衣室的被盗现场吧。”

宋志义的几句话，完全出乎徐栋之所料，他简直觉得老宋在故弄玄虚，不必要的疑神疑鬼，置起码的生活常识而不顾，反去自找麻烦。他跃跃欲试地想同老宋当面鼓对面锣地争辩一番。可一转念，这种多疑大概是公安人员的职业症吧，调查也罢，研究也罢，自杀就是自杀，让事实去

说话吧。于是，双唇欲张又合，把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言不由衷地说：“是啊，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嘛。”说着他站起身来，冲着吕林扬了扬下颔，“那好，你领宋科长先到更衣室看看。”说完，转身出门走了。

宋志义和吕林在工作上常打交道，很熟识，从保卫科出来，两人便唠上了。

“李学娣在车间负什么责？”

“普通工人，没有任何职衔。”

“她怎么管起更衣室的钥匙了呢？”

“从前，全厂的更衣室都不加锁，每人一个小铁皮箱子，自己锁着。七六年夏天，金二女更衣室有个箱子被撬，盗走一块上海手表，花了好大功夫也没破了案。女工们人心惶惶，不敢往更衣室放东西了。李学娣就从车间领了把锁，将门锁上了。她和陈雪梅一人拿着一把钥匙。她俩每天都来得挺早，提前开门；工间，谁要进更衣室，就给她们要钥匙。粉碎‘四人帮’后，整顿了生产秩序，人们在上班期间很少出入更衣室。后来，我们就把她们的经验在全厂推广。更衣室自打加锁后，这还是第一次失盗。”

“前后班的钥匙怎么交接？”

“金二车间只有一个班，平日光上白班，只因近日白天电力不足，才改上中班。”

“怎么发案时两把钥匙都跑到李学娣手里了呢？”

“我问过李学娣。说是车间主任周维让她换把新锁，在换锁的当儿，陈雪梅正在歇病假，周维就把两把钥匙都交给了她。换锁的当班就失盗了。”

他们边走边谈，穿过金二车间，绕过屏风，来到女更衣室门口，宋志义停了下来，潜心地端详起门子来：门子完好无损。走进更衣室里，见一式的涂着绿漆的铁皮小箱，靠着墙壁四周密密地摆了两圈。吕林指着北墙根外圈被撬坏的箱子说，“案子还没破，这不，还保留着现场。”又指了指夹在坏箱子中间的一只好箱子说，“这就是李学娣的。”宋志义蹲了下去，把被撬的箱子逐个谛视了一番。接着，又去观察窗户。窗子的插销都生锈了。打开窗扇，灰土四扬；显然，过了个夏天，也没有人开过。他又审视了一下天花板和四周墙壁，整个屋子找不出什么纰漏来。除非开锁，莫能入内。老宋在屋里踱了两圈之后，问吕林，“锁子呢？”吕林说：“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老宋说：“把锁子送到局技术科进行痕检。”吕林会意地点了点头。他们从更衣室出来，绕过屏风，见车间里有几个青年女工正在指手画脚地谈论。还不到上班时间，不言而喻，她们是为李学娣之死而来的。姑娘们见到老宋和吕林，便一齐围了过来。

“昨天晚上，学娣正上着班，听了一个电话就慌里慌张地跑出去了，谁知，就去跳了河。”一个体态修长，梳着长辫的姑娘望着老宋，边说

边用手帕在那秀气的眼上揩拭着晶莹的泪花。

“她听了电话后跑出去的？”老宋十分警觉地望着那姑娘，问“你亲眼看见的么？”

“听我们车间技术员雷淑兰说的，”姑娘柔声道，“雷淑兰说打来电话后是她到车间叫的李学娣。”老宋点了点头。

“就为更衣室这点事，也真是……年轻轻的。”一个年龄稍大点的姑娘叹息着，对死者表示既嗔怪又怜惜。

“更衣室的事儿还没弄清。我看学娣的心眼不是那么窄……”一个白胖姑娘持着与众不同的见解。

“……”姑娘们你一言她一语地议论起来。

几个热切关注死者的“知情人”找上门来，宋志义当然不会放过这一了解情况的良机，于是，同她们一起席地而坐，攀谈起来。

二

下午，徐栋来到保卫科，听说老宋让吕林拿了更衣室的锁子到公安局鉴定去了，骤然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绝了。于是想，倘若有人用别的什么“钥匙”把锁子打开，那么，自己对这一被盗案的分析不就错了吗？想到这里，便扬起手来在脑门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寻思道，“咳，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招儿呢。”恰值他心慌意乱犯嘀咕的当儿，宋志义和吕林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了。

“锁子鉴定过了吗？”徐栋急切地问道。吕林点了点头，说“弹子无异痕，锁子未经选配钥匙开过。”徐栋虽然不大懂这些术语，但意思还是明白的。顿时，他心里踏实了，疑虑和不安飞得无影无踪。

“怎么样？李学娣溺死的性质可以做结论了吧。”徐栋点着烟卷儿，嘴里喷吐着烟雾，眼睛斜睨着老宋。

“可以结论了。”宋志义边说边掏出笔记本来。显然，他已成竹在胸了。徐栋望着老宋，心里说：“本来嘛，一个简单的自杀案，你却胡思乱

猜，搞什么调查，真是六指子挠痒，无端地多那么一道道。这回服了吧，还是事实胜于雄辩。”于是很为得意，冲着老宋慢条斯理地说：“看来，还是调查一番好哇！这一来，自杀的因素算清楚了罢。”宋志义望着徐栋正色道：“自杀的因素基本排除了。”“什么？！”徐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夹烟的手指刚刚送到嘴边，却象拉断了的猴皮筋儿似的弹了回去，瞪起眼来，直呆呆地瞅着老宋：“你是说——”“他杀！”宋志义的语气坚定，一字一顿，“是一件谋杀案！”

“谋杀案？”徐栋低沉地默诵了一句，两眼瞪得溜儿圆，周身的神经犹如轻微地触了电似的，脊梁背的肌肉剧烈地跳动起来。他对老宋所下的结论，与其说是没有料到，不如说是难以接受，尤其是在确定了李学娣生前落水和锁子没有经选配钥匙开过之后，作此论断，觉得未免太有点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了。徐栋站起身来，将半截子烟头抛在地下使劲踩碎，阴沉着脸，悻悻地走到门外，吐了口痰，又转身回屋，瞥了老宋一眼，“那你就说说根据吧。”

“好。”宋志义呷了口茶。他对徐栋的心思，不仅已经料到，而且完全理解，“更衣室门子加锁，门窗未动而被盗，除非开锁，作案分子是无法进屋的。锁子未经选配钥匙开过，而两把原配钥匙又都在李学娣手中，使人自然会想到监守自盗。事隔三天之后，李学娣又溺水而死，符合自

杀特征。这就令人自然而然地把两个案子联系起来，形成畏罪自杀的印象。当然，这是符合生活逻辑的一面。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违背生活逻辑的另一面：一个神志清醒的人去自杀，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势必有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表现反常。一般来讲，自杀前有所准备，讲究穿戴，留有遗书或遗言；而李学娣是身穿工作服死去的，既没有遗书也无遗言。据和她接触较多的女工们反映，她生前没有反常迹象。奇怪的是，她是在正上班当中，听了个电话慌里慌张地跑出去后落水的。”

“呃？！”徐栋诧异地望着老宋，愕然了。

“在车间听工人们说的。”老宋赶紧释疑，

“这就是说，是有人用电话把她叫出去的。”

老宋稍微停了一下，翻开笔记本，看了一眼，又接着说：“李学娣原是个沉默寡言的女人，粉碎‘四人帮’后，她一反常态，变得开朗、活泼、欢快了。前段时间，金二车间搞民主选举车间主任，她积极地参加了‘竞选’。即使更衣室案发后，她陷入了难以摆脱怀疑的逆境；然而，她仅是据理以辩，没有产生过多的抵触情绪，仍然早来晚走，完成生产任务。每当她同周围群众谈及更衣室案子时，她总是说，出水才看两腿泥哩。这表明更衣室一案并没有把她压垮，她对新生活和未来充满着希望和信心，更何况还有一个三、四岁的独子牵扯着她的心呐！显然，这样的一个人去自杀，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更衣室的案子又当作何解释呢？”徐栋打断了老宋的话，反诘道。

“那是一件貌似简单而实则复杂的奇案，”老宋望着老徐，目光深沉，声腔铿然有力，“假设此案是李学娣所为，那么她就是一个缺乏起码生活常识的傻瓜。因为这样拙笨的监守自盗，比‘此地无银三百两’还愚蠢，就等于她往自个儿的脸上贴了一个醒目的‘贼’字。事实上恰恰相反，李学娣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女人。假若果真由她来作案，她是会顾及后果的，会象通常监守自盗犯那样，伪造现场，把自己的箱子也撬开，去转移人们的视线，至少也要在陈雪梅也拿着把钥匙的时候去作案，使人真假难辨。然而，这个案子偏偏发在两把钥匙都握在李学娣手里的时候，在李学娣的箱子两边撬开了五只，却剩下她的箱子不撬，势必给人造成李学娣作案的印象。如果我们透过表面现象辩证地分析一下的话，就会反证出：此案并非李学娣所为，而是有人蓄意对她进行的陷害。但是，我们还不急于去探索这一奇案的奥妙，摆在我们面前的急迫任务是侦破凶杀案。”说到这里，老宋站了起来，在屋里踱了个来回，深沉隽永地接着说，“凶犯很狡猾，玩弄了一个给人以自杀印象的作案手段。很可能是把李学娣骗到桥上，乘她不备，将她推入河中的，”

徐栋微微地点了点头，满腹的疑虑，顿时被宋志义的分析说服了。他对老宋在短短的小半天内

摸清这么多情况感到由衷的钦佩。老实讲，有些事情的原委他自己也不掌握，于是乎把烟蒂一丢，低下头去，寻思道：入夏以来，由于缺料停电，生产任务完成得不好，本来刚刚进了料，准备大干补损，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甩出个凶杀案来，不仅牵扯领导的精力，在群众中还会弄得人心惶惶……想到这里，肚里咕哝了句：“这下可真复杂了！”

徐栋蓦地扬起脸来瞅着老宋，说：

“这个给李学娣打电话的人太可疑了！”

“不是凶手，也是共犯。”老宋攥了攥拳头说道，“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侦查目标。”

“那可就大海捞针了。”徐栋眉头一皱，靠在沙发上犯起愁来，心里象坠上了一个称砣。

说话间，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推门进来了。宋志义望了望那女人，忙站起来点了下头，响亮地说：“雷淑兰，你来得正好。”边说边指着张椅子，让她坐。吕林见老宋冲那女人直呼其名，莫名其妙地瞄着他说，“怎么，你和雷技术员认识？”老宋微笑着摇了摇头。吕林更加大惑不解了，说：“那怎么她一来你就叫上名字了呢？”老宋笑眯眯地冲雷淑兰扬了扬下颏，说：“她和她家镜框里的照片一模一样。”雷淑兰面颊红润，嫣然一笑，望着老宋说：“中午，你到家里，正好我出去了——你找我有事？”老宋把沏好的一杯茶递给雷技术员，正色道：“听说昨晚是你叫